

第三四〇册

明倫彙編

交誼典

讒謗部

忿爭部

構陷部

恩讎部

(卷)

一九一二

二二一二三

二四一二五

二六一二〇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中國書畫史

卷之三

書畫史

卷之三

書畫史

卷之三

書畫史

卷之三

書畫史

卷之三

書畫史

卷之三

書畫史

卷之三

書畫史

卷之三

書畫史

卷之三

書畫史

卷之三

書畫史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交誼典

第一百九卷目錄

讒謗部藝文一

禁用誹謗令

與丞相陸遜書

論御史臺誣謗表

河南府論被謗表

釋言

原謗

讒國

元和辯謗略序

代史館王相公謝令樞密使宣諭奸邪表

祭資政范公文

祭丁學士文

請下御史臺體訪小人造作謗議

代滕甫辯謗乞郡狀

答段綬書

辯舉王章劄子

離齋賦

讒謗部藝文二詩

唐風采芣三章

小雅巧言六章

巷伯七章

青蠅三章

角弓八章

飛塵篇

晉傅休奕



刺讒詩

疾倖詩

孟門行

雪謗詩

古風

送薛九被讒去魯

雪謗後逢李叔度

雜詠

誠是非

辯謗吟

行路難

讒謗部選句

北魏陽固

前人

唐崔顥

李白

前人

前人

盧綸

陸龜蒙

劉兼

宋邵雍

明薛蕙

交誼典第一百九卷

讒謗部藝文一

禁用誹謗令

魏氏春秋云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於本

族徐宣每非之太祖惜矯才下令

喪亂已來風教凋薄謗議之言難用褒貶自建安五

年以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誹謗者以其罪罪之

與丞相陸遜書

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為方今人物彫盡守德業者不

後漢曹操

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為輔車上照國事下相珍惜又

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

意不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愚以為君子不求備

于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

至於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

有所短師辟由嗟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且

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為友不以人所短棄

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于往古何者時務從

橫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惡

志在陳力便可獎就聘其所任若于小小宜適私行

不足皆宜闊略不足縲責且士誠不可纖論苛克苛

克則彼聖賢猶將不全況其出入者耶故曰以道望

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

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原其

本起非有大仇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

正義夫己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

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

則小人得容其間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

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況已

為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血刃蕭朱不終

其好本由于此而已夫不舍小過纖微相責久乃至

於家戶為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

論御史臺誣謗表

唐齊映

臣某言前月十七日八陵禮畢臣議以為不合不賀

宰相御史臺罰臣至十九日宰相奉宣聖旨不須罰

者臣以愚直守職造次執文憲司班列失儀委典書

謝臣伏以昨者八陵之禮百王未行特由陛下發于孝思成此盛典社歸聖祚慶屬皇家惟當稱賀殿庭豈合推美臣下事關謠謠近嫌疑臣忝職司豈敢苟且又詳郊廟之禮與臣愚見亦同但緣李汶性福而剛不敢對衆陳白所以入詔宰相冀其無跡而停豈圖知小慮深竟以徇公招咎陛下察臣等守直免臣罰俸懲勸斯在頃越何酬臣某中書臣素庸虛叨蒙獎擢身則誠為賤品官是陛下九卿臺司理在持綱臣則職當執禮綱失是一時之誤禮失為今古所非書罰已擅臺威放罰特關聖造誠合各守職分上答恩私弘陛下太和之仁示朝廷至公之道豈以蓄憤未洩求過轉深數日以來衆情共悉臣昨自緣公事頻詣延英李汶疑臣別有披陳遂欲曲生瑕責貴臣不賀宰相則上引班列失儀惡臣專守禮文則旁說河南殘破其牒已公行組織欲杜臣之口近聞又有譖說擬陷臣之身不敢縷有塵煩自當漸布行路臣孤立無援行公奉職惟聖明在上微臣必不及寬但恐誣構日深慈母亦當動聽臣今不敢避李汶之怒惟懼失人臣之和夙夜不寧憂惕成病若更請對轉恐生疑戰汗彷徨不知所處無任兢懼感恩之至

河南府論被謗表

前人

臣某言臣聞修身止謗君子之道尚口自理小人常情臣雖駑劣不才竊服師父之訓縱有謗譟未嘗辨明久必自孚庶無所媿孔釋謗于己則必過于人棄讓違謙何醜之甚然命之所切不緣臣身伏以受陛下命官之初直自聖心所擇遠致遺闕上累皇明此臣不得不辯一也聞謗臣之詞以驚聽為務或云父

子相食或云盜賊公行山谷之間已有結聚或云坊市之內亦至流亡儻或上達天聽則貽憂聖慮又臣不得不辯二也臣某中書臣伏以鄰近數州去年皆同水旱惟當府一境前年先有水災既已積憂又加再歉其間數縣人戶頃者實多逃移據兩稅案所有未歸人戶尚有一千五百已下有負焚任不勝憂惶自蒙陛下恩慈特發倉儲賑貸安業者無不歡忭逐食者漸以遷還幸災之人騰謗益甚致茲嫌怒實此根由蓋緣臣自到任以來事有不幸會正冤獄嘗奏貪官且獄是聖衷所明幽魂知感賊是役人之害疎網不容當官而行于臣何有今則舞章雖舉衆怒遂深乃於道路郵亭造其飛語又於往來使客揚此虛聲轉至沸騰布於遠近且謗臣者以去臣為限臣不去不休臣若尚安居謗亦滋甚向念時雨未降人心易搖乞罪微臣以安百姓今月十九日又得南市署丞張斌狀送留守牒市之意似欲慰人戶詳其榜內之辭却慮搖動愚下其牒云戶口流散村落空虛恐依山林變為狂寇攘竊道路隔礙往來者今地即王畿有事尚令密啓人皆服化虛詞豈可榜陳敢言不利府司又恐惑於遠聽臣伏以俱承寄任責務和同今日故就皇城自取面議既至門首又不見臣臣憂懼轉深不敢不奏其市榜諸縣見擬移牒請其且收臣既昧通方輒陳事體就懼戰越不知所裁今東都幸有臺省之官悉是朝廷所擇職為耳目身在都城固諸纖微望委勸察庶事責實甘待刑章無任惶懼懇迫之至

釋言

韓愈

元和六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為我寫子詩書為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于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為諷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為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獨愈為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微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于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現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適于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于二者雖曰勉焉而不迫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放于言乎夫赦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攀聯之勢于今不善交人無相生相死之友于朝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弱于才而腐于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敢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譖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憤歎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譖于子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為政于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為心膂出則與天子為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

天之利丁民其仁至矣未有美于咏而民不知者便
于用而民不由者厚于生而民不求者然而暑雨亦
怨之祁舉亦怨之己不善而禍及亦怨之己不儉而
而貧及亦怨之是民事天其不仁至矣天尚如此况
于君乎况于鬼神乎是其怨皆恨鄙徒倍于天矣有
帝天下君一國者可不慎與故堯有不慈之毀舜有
不孝之謗殊不知堯慈被天下而不在于子舜孝及
萬世乃不在於父嗚呼堯舜大孝也民且謗之王天

臣聞乾坤定而上下分矣至於播四時之候達萬物之宜在驗乎妖祥之二氣祥氣降則爲豐爲茂妖氣降則爲沴爲災君臣立而卑高隔矣至於處神明之奧詢獻納之辭在審乎邪正之二說正言勝則爲忠爲謹邪言勝則爲讒爲諛故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刺其組織之甚巧也語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惡其莠言之蠹政也蓋謂似信而詐似忠而非便便可以動心捷捷可以亂聽豈止鵲鳩形丹雉惑珠者哉况立國立家自中徂外道偏則刑罰不中讒勝則忠孝靡彰影迷覽前聞緬思近古招賢客遠佐族邪慮之則深防之未至伏惟曆聖文武皇帝陛下垂衣御寓化洽文明謨猷博訪於縉紳旌賁展臻于巖穴尚復廣四目周四聰制治皆在干未萌作範將垂于不朽乃詔掌文之臣令孤楚等上自周漢下洎隋朝求史籍之忠賢羅謫夫之事迹叙瑕豐之本末紀謠咏之淺深編次指明勒成十卷昔虞舜有聖謨

臣某等言臣嘗讀漢史竊見上官桀桑弘羊皆惡霍光之忠于王室也欲奪其權遂詐爲燕王上書言光將有非常之變而昭帝知其詭詐欲害賢良顯發怒言保明元輔識者以爲漢昭之聰睿遠過周成臣等每閱其書實感其事以爲後代不復有之今月某日獲延英奏事親奉聖旨且以陛下深懼艱屯欲清教化肅亂階於前事竊畫本於小人旣以誅鋤方期屏絕而常有技術賤微之輩班行險躁之徒潛結詭謀輒投邪隙且相授引遂有譖傷間謀滋深根株鉅鉅而聖心不動睿鑒有融盡辨譏諛廓容交亂致臣於不疑之地知彼有禍人之心且赫揚於斯必令懲革觀於左右未杜奸邪臣等且懼且驚載思載感還至公府未知所安樞密使某等又至中書備傳磨旨伏知李遂劄達等共謀推薦李潔秉政因此大惑天聽君臣之所難聞乾坤之所共棄有李遂之奏肆志巧言而陛下不以爲疑祇以爲恕凡所布諭必盡洪纖某等復宣陛下之言不惟保任臣等兼欲擊斷此輩彰明我心臣等稟命而思激情以泣自有邦國誰無君臣今此讒邪忍施陷穽密構於一夫之口何術可知潛行于萬乘之前何人敢辨雖陛下祭之不惑隱之不言有此豐端加於輔相臣之寤寐將至驚狂一日親奉堯言俾行漢律使罪人斯得餘譏自安復使

微臣必無他慮食駭駭者未足為德驗媒藥者未足為辭李遂輩擠臣於不測之谿陛下賜臣以援溺之手誣臣以難明之罪陛下諭臣以必信之言彼昭帝之時漢家方盛霍光之辨且有許書今李遂得於艱否一作苦之朝進傾危之計宸聽之外孰可得聞一作明臣等途汙一浸江漢難濯歿為野土誰為叫闢不有睿明焉知昭釋感入骨髓誓諸神祇千拜首以何為一剖心而始足惟當竭誠啓沃戮力弼諸盡毀家紆難之謀繼圖國忘身之策尚疑丹悃未答皇私荷聖感恩臣等無任抃蹈兢慄涕泣屏營之至

祭資政范公文

宋歐陽修

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員丘軻之難其道則然公曰彼惡謂公好許公曰彼善謂公樹朋公所勇為謂公躁進公有退讓謂公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議衆排有事而思仇讎為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進退有儀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榱桷傾巢破殼披折旁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羅誰為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乎易名諡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歿也何稱好生惡死殆非人情豈不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祭丁學士文

前人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水與火不能相容其勢然耳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于不善然後為賢子之美才懿行純德誰稱詣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

渾淪問孰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若蠅矢點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寬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衰冕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滅倉是以君子修身而俟擾擾姦惡經營一世追榮華之銷歇嗟浪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為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死至今獨弔乎沅湘彼靈均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不遭罹于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乃惜譽而掄揚嗚呼元珍道之逼塞有命在天其如予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為斯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

請下御史臺體訪小人造作謗議

丁薦

臣竊聞近有小人多與謗議密相傳報驚動中外之聽或虛稱朝廷升黜臣僚或妄言臺諫官非意彈斥百官或又致姦言以厚誣近臣或造為惡名以玷辱多士如五鬼十物之類是也其實出於被罪流落之人私挾喜惡陰遣子弟門人出入朋比互為聲援上則欲惑亂君臣以成疑似之禍下則欲離間同心轉相猜忌以舉久大之業此其用意豈淺哉不可不察也昔唐穆宗之時有八關十六子之說為後世譏笑今二聖居上區別善惡進賢退不肖元首股肱夙夜孜孜勵精求治惟恐不及非有穆宗之時八關十六子之事而姦倖者猶能巧作飛語公然喧播自京師以達四方扇搖流俗為害不細不於此時痛行禁止則恐浸以成俗傷薄風化臣竊憂之伏願陛下特降睿旨下御史臺體訪其主名付之吏議置於典法以消讒邪橫逆之黨天下幸甚

代滕甫辯謗乞郡狀

蘇軾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病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于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人臣之所患不止于疾病而所憂有甚于窮窘若不號呼于君父更將趨赴于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中謝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事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直前謂人如已既蒙深知于聖主肯復借交于衆人任其蠢愚積成讎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漫漶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依斯言死未塞責竊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語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典主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于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昭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于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銷骨巧言鑠金市虎成于三人投杼起于累至儻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展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辭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為元臣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為宰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于寬大之朝為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為貴近之人有葭草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况臣受知于陛下中興之初效力于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譽不忌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

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別有倖求，更思錄用。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休，伏田野自稱老臣，追叙始終之遭，遂以訖鄉鄰之父老區區志願。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答段縫書

王安石

段君足下：某在京師時，嘗爲足下道會華善屬文，未嘗及其爲人也。還江南，始熱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誣輩行，無纖先其居家親友，惴畏焉。怪某無文字，規輩見謂有黨，果哉！足下之言也，輩固不然。輩文學論議，在某交游中，不見可敵其心。勇于適道，始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銖銖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宗敝所賴者，此兒耳。此某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某之所見也，輩在京師避兄而舍，此雖某亦舉之也。宜足下深攻之也。于舉之中，有足矜者，願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者，如不循其情而誅焉，則誰不可誅耶？輩之迹固然，然輩爲人第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既往不咎，未嘗以此規之也。輩果于從事少許可，時時出于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輩聞之，輒置然。輩固有以教某也，其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某家。皇皇然求相切劘，以免于悔者，略見矣。嘗謂友朋過差，未可以絕固，且規之，從則已，固且爲文。

字自著見，然後已邪？則未嘗也。凡輩之行如前之云，則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不得謂賢哉？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無之而不謗君子之過于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常多謗，其困于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于民，愚者易于謗，謗易以傳也。凡道輩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過于聽者也。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于聽者之言，縣斷賢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以爲不孝，孟子獨禮貌之。孔孟所以爲孔孟者，爲其善自守，不惑于衆人也。如惑于衆人，亦衆人耳。烏在其爲孔孟也？足下姑自重母輕議輩。

辯舉王鞏劄子

蘇軾

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蘇軾劄子奏臣近舉宗正寺丞王鞏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糾擯臺諫，官言鞏姦邪及離間宗室，因詔事臣以復薦舉，奉聖旨除鞏西京通判。謹按鞏好學，有文，強力敢言，不畏強禦，此其所長也。年壯氣盛，銳于進取，好論人物，多致怨憎，此其所短也。頃者竄逐萬里，偶獲生還，而容貌如故，志氣益厲，此亦有過人者。故相司馬光深知之，待以國士，與之往返論議，不一臣以爲所短，不足以廢所長，故爲國收才，以備選用。去歲以來，吏民上書蓋數千人，朝廷委司馬光勘詳，擇其可用者得十五人，又千十五人中，獨稱獎二人，孔宗翰與鞏是也。鞏緣此得減二年磨勘，仍擢爲宗正寺丞，則臣之稱薦與光

之擢用，其事正同。果是姦邪臺諫，當此時何不論奏，鞏上疏論宗室之疏遠者，不當稱皇叔，皇伯，雖未必中理，然不過尊君抑臣，務合古禮而已。何名爲離間哉？況鞏此議執政多以爲非，獨司馬公深然之，故下禮部詳議。又兵部侍郎趙彥若亦會建言，若果是離間，光亦離間也。彥若亦離間也。方行下有司時，臺諫初無一言及光沒之後，乃有姦邪離間之說，則是鞏之邪正，係光之存亡，非公論也。鞏與臣世舊，幼小相知，從臣爲學，何名詔事三者之論，了無一實。上賴聖明，不以此罪鞏，亦不以此責臣。止除外官以厭臺言者之意，臣復何所辯論？但痛司馬光死未數月，而所賢之士變爲姦邪，又傷言者本欲中臣而累及鞏，誣罔之漸，懼者甚衆，是以冒昧一言，伏深戰越，取進止。

離譖賦

明楊士奇

余讀揭文安公所爲幽憂賦，爲其友辨謗累數百言，既恐不能白于前，又恐不能信于後。揭文安公，眞盛德哉！今之被謗類是者，未聞有一人如文安公者。爲之辨古今相去豈遠耶？非其知之者，寡歟？爲賦以解之。

離譖毀之橫發，今志沉鬱而弗宣，指厥行爲淫僻。今余憤愧以代言，惟弱操其好修，兮穆冠冕而履方。被積賈以爲衣，兮攬素霓以爲裳。援古人之高駕兮，將馳騁乎雲之路。豈發軔未遙兮，遽捐矩而改錯？鑒仁智以自重兮，乃乘謗而逢尤。肆腥膻其酷烈兮，又有乎杜蘅與江離相梧。桐之挺特兮，鳳凰翺而來止。既鄙薄又不潔兮，謂夷齊之所以紛說口之嫉妬。兮羌惟聽而不味也，固衆人所一情兮，謂夫人亦不

異也彼自好猶弗珍兮實譖人乎奚疑曰忠貞不可
忱兮何貪婪而又不惑言倡一而和百兮明智孰諒
其允臧告會參且殺人兮毋猶怵惕而惶惶傷曰黑
之混一兮竟莫察乎其故且怵怵以互蕃兮夕營營
以連曙重曰世夢夢既不顯兮又曷究結而煩情上
白日何皎皎兮庶幾猶鑒乎中誠樂發辭其不衷兮
揆于余又何有愆言申申以聘媚兮終不究而寤旃
昔人有明訓兮止謗曰無校贖來日其悠遠兮庶秒
忽兮猶覺

諛謗部藝文二詩

唐風采芣三章

此刺聽說之詩

采芣采芣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芣采芣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芣采芣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小雅巧言六章

大夫傷於讒無所控告而訴之於天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
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亂之初生僭始既誦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
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
亂是用餒匪其止共維王之叩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

予忖度之躍躍兔兔遇大獲之
往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
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廋
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巷伯七章

時有遭讒而被官刑爲巷伯者作此詩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
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
敬而聽之

青蠅三章

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王
以勿聽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青蠅止于棘譖人罔極交亂四國
營營青蠅止于榛譖人罔極構我二人

角弓八章

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
驛驛角弓翩翩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矣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瘡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餽如酌孔取
毋教採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飲小人與屬
雨雪瀟瀟見現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
雨雪浮浮見現曰流如蠶如髮我是用憂

飛塵篇

晉傅休奕

飛塵穢清流朝雲蔽日光秋蘭豈不芬鮑肆亂其芳
河決潰金堤一手不能障

刺說詩

北魏陽固

宣武末中尉王顯當權固每直言其過以此銜固
又有人間之顯因奏免固官遂闔門自守作刺讒
疾倖詩二首

巧佞巧佞讒言與兮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爲黑
在汝口兮汝非蠅蠅毒何厚兮巧佞巧佞一何工矣
伺間伺忿言必從矣朋黨噂沓自相同矣浸潤之譖
傾人斯譖毀日繁于實無罪何勝汝言幡幡緝緝
汝何人斯譖毀日繁于實無罪何勝汝言幡幡緝緝
譖言側入君子好讒如或弗及天疾讒說汝其至矣
无妄之禍行將及矣矣泛泛游龜弗制弗拘行藏之徒
或智或愚維余小子未明茲理毀與行俱言與覺起
我其懲矣我其悔矣豈求人兮思恩在己

疾倖詩

前人

彼詔諛兮人之靈兮刺促昔栗罔顧恥辱以求媚兮
邪干側入如恐弗及以自容兮志行偏小好習不道
朝挾其車夕乘其輿或騎或徒載奔載趨或言或笑
曲事親要正路不由邪徑是蹈不識大猷不知話言
其朋其黨其徒實繁有詭其行有佞其音譴條成施

邪媚是欽既譏且妒以逞其心是信是任亂是以多其始不慎末如之何習習宰嚭營營無極梁丘寡智王鮒淺識伊戾息夫異世同力江充趙高甘言似直豎刁上官擅生羽翼乃如之人僭乘其德豈徒喪邦又亦覆國嗟爾中下其親其昵不謂其非不覺其失好之有年寵之有日我思古人心焉若疾凡百君子宜其慎矣覆車其鑒近可信矣言既備矣事既至矣反是不思維塵及矣

孟門行

唐崔顥

黃雀銜黃花翩翩傍簷隙本擬報君恩如何反彈射金罍美酒滿座春平原愛才多衆賓滿堂盡是忠義士何意得有讒諛人諛言反覆那可道能令君心不自保北園新栽桃李枝根株未固何轉移成陰結實君自取若問旁人那得知

雪謠詩

李白

白壁何辜青蠅屢前羣輕折軸下沈黃泉衆毛飛骨上凌青天萋斐暗成貝錦粲然泥沙聚埃珠玉不鮮交亂四國播於八埏拾塵振振疑聖猜賢摧髮數罪罪乃孔多傾海奔流惡無以過積毀銷金沈憂作歌

古風

前人

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庶女號蒼天震風聲齊堂精誠有所感造化爲悲傷而我竟何辜遠身金殿旁浮雲蔽紫閣白日難迴光羣沙穢明珠衆草凌孤芳古來共歎息流淚空沾裳

送薛九被讒去魯

前人

宋人不辨玉魯賤東家丘我笑薛夫子胡爲兩地遊黃金銷衆口白璧竟難投梧桐生蒺藜綠竹之佳實

鳳凰宿誰家遂與羣鷄匹田生養老馬窮士歸其門蛾眉笑蹙者賓客去平原却斬美人首三千還駿奔毛公一挺劍趙楚兩相存孟嘗悅狡兔三窟賴馮諼信陵奪兵符爲用侯生言春申一何愚刎首爲李園賢哉四公子撫掌黃泉裏借問笑何人笑人不好士爾去且勿誼桃李竟何言沙丘無漂母誰肯飯王孫

雪謠後逢李叔度

盧綸

相逢空握手往事不堪思見少情難盡愁深語自遲草生分路處雨散出山時強得寬離恨唯當說後期

雜賦

陸龜蒙

赤舌可燒城讒邪易爲伍詩人疾之甚取昇投豺虎長風吹竅木始有音韻吐無木亦無風笙簧由喜怒女媧練五石天缺猶可補當其利口銜罅漏不復數元精遺萬類雙目如牖戶非是既相參重瞳亦爲瞽

誠是非

劉衆

巧舌如簧總莫聽是非多自愛憎生三人告母雖投杆百犬聞風只吠聲辨玉且寬和氏罪誣金須認不疑情因思疇昔遊談者六國交馳亦受烹

辯謗吟

宋邵雍

田單功蓋國貂勃語迴君謗者古來有猶能殺九人

行路難

明薛蕙

君不見山中行人葬虎腹復有貪狼飽人肉天生二物獨爪牙比似讒人未爲毒說人之毒在利口能覆邦家如覆手一夫中傷那足悲萬事紛紜真可醜君不見伯嚭加誣子胥刎越師西來吳國盡又不見上官納譖屈原死楚王讎爲秦地鬼讒人反覆不可憑變易是非移愛憎重華聰明疾讒說詩人怨憤刺青

蠅青蠅營營點垂棘讒口嚙羣排正直已于平地置機阱更向通衢市憎弋可憐豪傑死道邊總爲奸邪在君側行路難行路難只在讒人脣吻端寧當脫屣踏東海不須驅馬入長安

謗部選句

楚屈原離騷經全不察余之中情今反信讒而齊怒注 荃香草借以喻君也惡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齊同也

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詠謂余以善淫注 衆女喻讒臣也蛾眉美女喻忠臣也謠詠謂譖毀也楚南謂怨爲詠

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注 鳩惡鳥也有毒殺人以喻讒賊言我使之爲媒反爲離間也

卜居讒人高張賢士無名

樂毅報燕惠王書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

漢東方朔七諫正臣端其操行兮反離謗而見攘張衡東京賦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始於宮鄰卒於金虎注 宮鄰金虎言小人在位比周相進與君爲鄰貪求之德堅若金謗之言惡如虎也

劉向九嘆行叩誠而不阿兮遂見排而逢讒

朱穆崇厚論士誠躬貴丙張之弘裕賤賤時俗之誹謗

則道豐績盛名顯事榮

晉阮籍達莊論潔己以尤世修身以明冷者誹謗之屬也

陸機豪士賦序取信于人主之懷止謗于衆多之口宋謝靈運表自古讒謗聖賢不免然致謗之來要有由趣又今影迹無端假謗空設終古之誥未之或有王融表自循自省並愧流言良由緣淺寡虞致貽謗

梁江淹上建平王書積毀銷金積譏磨骨

北齊魏收枕中篇道尊則羣謗集任重而衆怨會北周庾信連珠韓非客秦避讒無路信陵在趙思歸有年

唐楊炯州刺史王公神道碑防憲苒之讒嫌絕簡書之流謗

陸贄奏議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衆有讜言切議者謂之誹謗邀名

柳宗元祭姊夫崔使君文雷謗爰興按驗增誣

爲南承嗣乞効用狀首級之差今復誰辨惹苒之謗不能自明

李觀項籍碑明以察讒奇計得施矣恕而愛人百姓樂推矣

李翱答皇甫湜書自別足下來僕口不會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亦未信祇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

權德輿世祖封不義侯議時彭寵以南陽舊恩位列上將有舉漁陽之功饋邯鄲之忠竟以讒謗獲罪

李商隱文集蒼蠅難祛貝錦方織好丹非素變白成

黑

宋范仲淹岳陽樓記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歐陽修祭丁學士文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哀冕不數桓魋

亳州謝上表造謗於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于庭者遂肆鳴梟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

蒼蠅賦止棘之詩垂之六經宜乎以爾刺讒人之亂國誠可嫉而可憎

魏曹植詩鴟鵂鳴衡軔豺狼當路衛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疎

唐沈佺期詩萬鑠當衆怒千謗無片實又庶以白黑讒顯此涇渭質

李白詩黃金銷衆口白璧竟難投

杜甫詩結舌防讒柄探腸有禍胎

韋應物詩白璧衆求瑕素絲易成汚

盧仝詩蒼蠅點垂棘巧舌成錦綺

崔湜詩抱冤非忤物罹謗豈由人

孟郊詩常恐衆毀至春葉成秋黃

元稹詩啗嚙堪銷骨潛飛有禍胎

白居易詩三黜竟不去獨事得讒謗又巧言構人罪至死人不疑又如有膚受譖久則瘡痂成

司空圖詩受毀亦自遭掩謗終失計

宋歐陽修詩舉足畏逢讎低頭惟避謗又自從衆衆說日月遭蔽虧

唐庚詩豈惟避謗謝還往此日誰肯窺吾廬

蘇軾詩慎勿怨讒謗乃我得道資又雖去友朋親吏卒却辭謗謗得風謠

黃庭堅詩天蟻伏隙錄人語射口含沙須影過

范成大詩避暑無奇那避謗能觸便了莫能文

劉克莊詩客言詩近謗妻諫酒傷生

金元好問詩虛名不值一錢輕換得嗷嗷百謗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交誼典

第一百十卷目錄

諛謗部紀事一

交誼典第一百十卷

諛謗部紀事一

左傳桓公十年就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

莊公二十三年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蔣曰去富子則事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蔣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僖公三十三年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成公十五年晉三卻害伯宗譖而殺之及藥弗忌伯州犂奔楚韓獻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

襄公二十有六年初宋芮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廼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駟告公曰大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詎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享伊戾

昭公四年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鼃尾以合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

五年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離火也艮山也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

十二年楚子謂成虎若救之餘也遂殺之或謂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十五年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上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寬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剪其翼也

十九年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賈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寬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於城父令尹子瑕聘於秦拜夫入也

二十年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於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奢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令而不來是再好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盡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

况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楚人皆殺之

二十一年宋華費遂生華驅華多僚華登驅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驅相惡乃譖諸公曰驅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譏子而弗能殺

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驅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句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切司馬以叛而召亡人王寅華向人樂大心豐怨華慳禦諸橫華氏居廬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郢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二十七年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于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患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真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譖羣帥使

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親郢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郢氏且蕪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熱令曰不熱郢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蕪也令尹炮之盡滅郢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于國曰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譖至於今不已成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譖以自安也今子愛譖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戾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於國謗言乃止哀公十六年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史記吳起列傳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起齊女爲妻而

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誘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鬻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

戰國策成侯鄒忌爲齊相田忌爲將不相說公孫開謂鄒忌曰公何不爲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鄒忌以爲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開公孫開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成大車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爲人卜者亦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

龐蔥與太子質于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蔥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千市而議臣者過于三人矣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爲知于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

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于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爲梁山陽君請封於楚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爲人也近苦矣夫苟不難爲之外豈忘爲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今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蘇秦爲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

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所苦夫鐵鉗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謂臣爲鐵鉗者乎注鐵鉗木中大蟲也以喻讒口居中離間

史記屈原列傳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

戰國策田需貴于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于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段產謂新城君曰夫宵行者能無爲姦而不能令狗無吠已今臣處郎中能無議君子王而不能使人母議臣于君願君察之也

投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繼牽長故繼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

不釋塞者是繼牽長也

新序雜事篇樂毅合連四國之兵以伐齊大破之臨淄盡降唯莒即墨未下時田單爲即墨令思樂毅善用兵田單不能許也欲去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諷之惠王惠王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去之趙不歸燕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爲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爲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爲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漢書馮唐傳李牧之爲趙將委任而責成功乃得盡其知能後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譏而誅李牧以顏聚代之是以爲秦所滅

孔叢子陳士義篇子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乃造謠言文咨以告且曰夫不害前政而有成就與變之而起謗哉子順曰民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爲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爲政日新雖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子產之謗書亦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曰廢裘而苛投之無炭芾之廢裘投之無郵及三年政成化既行民又作誦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知先生亦不異乎聖賢矣

史記韓非列傳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

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廉頗列傳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嬖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

漢書李布傳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夫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史記陳丞相世家項王拜平為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

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為漢王中涓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之不可以過今日于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乃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譏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于勝負之數陛下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平故歸大王臣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輪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

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乃不敢復言王陵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中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為侯幸于呂太后及為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嬖常以前陳平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譏曰陳平為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嬖于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願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嬖之說也直不疑傳不疑為郎事文帝人或毀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母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賈誼傳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迺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魏其武安侯傳武安侯曰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諂漢書孔光傳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際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既策免退閭里杜門自守而朱博代為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代為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為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歲間閣三相議者皆以為不及光上繇是思之後問日食事上說賜光束帛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及御史大夫賈延光復為御史大夫二月為丞相復故國博山侯上乃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復

死傳嘉曰前爲侍中毀諸仁賢誣惡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嘉傾覆巧僞挾姦以罔上崇黨以蔽朝傷善以肆意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免嘉爲庶人歸故郡

劉向傳向本名更生石顯誣譖張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譏諷要救危及世顯凡八篇依與古事悼己及同類也

後漢書馬援傳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援在交趾還書誡之初援在交趾常憚憚實能用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慈以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馬武與於陵侯侯昱等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希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塋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譏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哉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川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旁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傲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圖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

唯獨秋道爲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執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

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勦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趾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唯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功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與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矜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書與陳平金四萬斤以問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唯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目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歸田里勃子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况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况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朱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

守渭城宰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雖勃能終白焉

第五倫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隨王之國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倫曰聞卿爲吏勞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馮衍傳帝以衍爲曲陽令詠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諫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衍上書陳八事其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境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爲狼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爲司空長史議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護等懼之即共排間衍遂不得入孔僖傳僖與孫駟等由太學論孝武事鄰房生告駟停誹謗事下有司僖上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坦如日月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霍諤傳諤少爲諸生有人誣謂舅朱光于大將軍梁商者以爲妄刊文章坐繫洛陽詔獄掠考困極諤時年十五奏記于商曰凡事更赦令不應復案夫以罪刑明白尚蒙天恩豈有冤謗無徵反不得理是爲刑有正罪戮加誣侵也梁統傳統曾孫商爲大將軍檢御門族未曾以權盛

干法而性慎弱無威斷頗溺于內豎以小黃門曹節等用事于中遂遣子冀不疑與爲交友然宦者忌商寵任反欲陷之永和四年中常侍張達遂政內者令石光尚方令傅福元從僕射杜末連謀共誣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耳達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賁于省中帝聞震怒勅宦者李歆急呼騰賁釋之收達等悉伏誅

魏志蔣濟傳濟爲揚州別駕民有誣告濟爲謀叛主率者太祖聞之指有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蔣濟寧有此事有此事吾爲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耳促理出之辟爲丞相主簿西曹屬

陳矯傳注劉聘以先進見幸因譖矯專權矯懼以問長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矯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見矯矯又問二子矯曰陛下意解故見大人也既入盡日帝曰劉聘構君朕有以迹君朕心故已了以金玉餅授之矯辭帝曰豈以爲小惠君已知朕心顧君妻子未知故也王烈傳注烈避地遼東時衰世弊識眞者少朋黨之人互相譏謗自避世在東國者多爲人所害烈居之歷年未嘗有患

崔琰傳琰嘗薦鹿楊訓時人或笑訓希世浮僞謂琰爲失所舉注時有與琰宿不平者白之太祖以爲琰腹誹心謗乃收付獄

江表傳諸葛瑾在南郡人有密讒瑾者陸遜表保明瑾無此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非外

言所問也

晉書嵇康傳康譏國姦人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于大樹之下以自贍給頴川鍾會貴公子也精鍊有才辨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因譖康欲助母丘儉頴山濤不聽甘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政故賢聖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讖帝王所不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帝既昵聽信會遂並害之

世說新語陸平原河橋爲盧志所讖被誅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

晉書張華傳華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朝獻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頻歲豐稔士馬強盛朝議欲徵華人相又欲進號儀同初華毀徵士馮恢于帝統即恢之弟也深有寵于帝統嘗侍帝從容論魏晉事因曰臣竊謂鍾會之釁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何言邪統免冠謝曰臣愚冗瞽言罪應萬死然臣微意猶有可申帝曰何以言之統曰臣以爲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故仲由以兼人被抑冉求以退弱被進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由抑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恩智之異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具有限而太祖誇獎太過嘉其謀猷盛其名器居

以重勢委以大兵故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轉張跋扈遂違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

禮抑之以權勢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而生亂事無由而成矣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既已然微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喪帝曰當

今豈有如會者乎統曰東方朔有言談何容易易曰臣不密則失身帝乃屏左右曰卿極言之統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海內莫不聞知據方鎮總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項之徵華爲

太常以太廟屋棟折覓官遂終帝之世以列侯朝見世說新語王緒數讖殷剋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其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

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他所論國寶謂緒於己有隱果情好日疎譏言以息

南史毛修之傳修之孫惠素仕齊爲少府卿吏才強濟而臨事清刻敕市銅官碧青一千二百助供御畫用錢六十五萬有讖惠素納利武帝怒敕尚書評價貴二十八萬餘有司奏伏誅死後家徒四壁武帝後知無罪甚悔恨之

宋書謝靈運傳靈運爲太子左衛率廬陵王義真好文籍典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元嘉五年靈運既東還太守孟領事佛精悉爲靈

運所輕遂構隙隙頗因靈運橫恣百姓驚擾乃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出京師詣關上表曰臣自抱疾歸山于今八載居非郊郭事乘人間幽

棲窮巖外緣兩絕守分養命庶畢餘年忽以去年二十八日得會稽太守臣顯二十七日疏云比日異論噂沓此雖相了百姓不許寂默今微爲其防披疏駭惋不解所繇便星言奔馳歸骨陛下及經山陰防衛彰赫彭排馬槍斷截衢巷偵邏縱橫戈甲竟道不知微臣罪爲何事及見顯雖曰見亮而裝防如此惟有罔懼臣昔忝近侍豫蒙天恩若有罪迹炳明文有證非但顯戮可敗以正國典普天之下自無容身之地今虛聲爲罪何酷如之夫自古譏謗聖賢不免然致謗之來要有繇趣或輕死重氣結黨聚羣或勇冠鄉邦劍客馳逐未聞俎豆之學欲爲逆節之罪山栖之士而構陵上之釁今影迹無端假謗空設終古之酷未之或有匪希其生實悲其痛誠復內省不疚而抱理莫伸是以率曳疾病束軀歸款仰憑陛下天鑒曲臨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憂怖彌日麻疾發動尸存恍惚不知所陳太祖知其見誣不欲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賜秩中二千石

南史顏延之傳何尚之素與延之狎書與王球曰延之昔坐事屏斥復蒙抽進而會不悛革怨誹無已橫典譏謗詆毀朝士

宋書王景文傳景文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揚州刺史加太子詹事常侍如故不願還朝求爲湘州刺史不許時又謂景文在江州不能潔己景文與上幸臣王道龍書曰吾雖寡于行已庶不負心既愧殊效誓不上欺明主竊聞有爲其貝錦者云營生乃至巨萬素無此能一旦忽致異術必非平理唯乞平心精檢若此言不虛便宜肆諸市朝以正風俗脫其妄作當

賜恩罔昧之由吾論泰轉深足以致謗念此驚懼何能自測區區所懷不願望風容貸吾自了不作偷俗如不作賊故以密白想爲申啓

南史孔奐傳沈炯爲飛書所誘將陷重辟奐廷議理之竟得白

梁書張率傳率以父憂去職其父侍妓數十人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之求娉焉詎者不願遂出家爲尼嘗因齋會率宅玩之乃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高祖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世論焉服闋後久之不仕七年敕召出除中權建安王中記室參軍

三國典略梁劉劭常有飛書謗毀梁王怒曰劉劭似衣中虱必須掐之

魏書李順傳順爲中書侍郎始光初從征蠕蠕以籌略之功拜後將軍將軍世祖將討赫連昌謂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實合經略大謀今欲使總攝前驅之事卿以爲何如浩對曰順智足周務實如聖旨但臣與之婚姻深知其行然性果於去就不可專委世祖乃止初浩弟取順妹又以弟子取順女雖二門婚姻而浩頗輕順順又弗之伏也由是潛相猜忌故浩毀之順又從擊赫連定於平涼三秦平遷四部尚書甚見寵待沮渠蒙遜以河西內附世祖欲精簡行人崔浩曰蒙遜稱藩款著河右若俾還域流通殊荒畢至宜令清德重臣奉詔懷慰尚書李順即其人也世祖曰順納言大臣固不宜先爲此使若蒙遜身執玉帛而朝於朕復何以加之浩曰邢真使吳亦魏之太常苟事是宜無嫌於重爾日之行豈吳王入觀

也世祖從之以順爲太常策拜蒙遜爲太傅京王復使於涼州而蒙遜數與順游宴頗有悖慢之言恐順東還洩之朝廷以金寶納順懷中故蒙遜罪覺得不聞微浩知之密言於世祖世祖未之信真君三年遂刑順于城西及浩之誅世祖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朕意亦未便至此緣浩譖毀朕忿遂盛殺卿從兄者浩也

源賀傳賀爲冀州刺史武邑郡姦人石華告沙門道可與賀謀反有司以聞高宗謂羣臣曰賀誠心事國朕爲卿等保之無此明矣乃精加訊檢華果引誣于是遣使者詔賀曰卿以忠誠款至著自先朝以丹青之潔而受蒼蠅之汙朕登時研檢已加極法故遣宣意其善綬所蒞勿以謗謗之言致損慮也賀上書謝書奏高宗顧謂左右曰以賀之忠誠尚致其誣不若是者可無慎乎

北史崔光傳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報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

魏書彭城王勰傳咸陽王禧漸以僑矜頗有不法北海王詳陰言於世宗世宗深忌之又言勰大得人情不宜久在宰輔勸世宗遣高祖遣救禧等又出領軍于烈爲恆州非烈情願固彊之烈深以爲忿烈于忠書在左右密令忠言於世宗云諸王等意不可測宜廢之早自攬政時將祔祭王公並齋於廟東坊世宗遣于烈將宿衛壯士六十餘人名禧勰詳等引入見之於光極殿世宗謂勰曰頃來南北務殷不容仰遂冲操格是何人而敢久違先勅今遂叔父高蹈之意總謝曰先帝不以臣虛薄曲垂罔己之澤出入綢繆